

这是一组古树的彩色照片。逐一欣赏的过程，无惊诧地慨叹竟然连连发生，真可谓叹为观止。一株在秦岭山中生长了1200年的云杉，其顶天立地巍然屹立的姿态，让我感知到大气磅礴壮志凌云的气度，更有一种内蕴的谦谦风韵。我端详着从根到梢的绿叶所彰显的蓬勃生机，几乎不敢想象这是具有1200年树龄的生命活力。再如楼观台的那株业已枯死而仍然挺立的古柏，不知死过多少年了，树皮业已脱光，依然如柱般坚劲。富于形象化想象的人为它存留的三根枯枝模拟出栖立枝头姿态各异的苍鹰，颇得神韵。一株生长于广仁寺里的紫荆，满树的紫红色鲜花，呈现着一派热烈奔放一派灿烂浪漫的风采，许是得了佛寺这一方圣洁的净土的滋润，又回报给这方宁静孤寂的圣地一派热烈和灿烂。这样孤立的一株紫荆既能惹得人眼热心跳，设想成片的紫荆当会是怎样一派盛景？非我徒生奢望，户县太平峪里便有满山遍野恣意烂漫着的紫荆花，蔚为大观。这些紫荆散漫于各色大树之间，或扎根在漫坡，或峭立于石缝；或单株独立，或成丛成片；不见人为痕迹，自由自在的生存形态，便呈现着一种天然的美。在我刚刚看到这紫荆花云的

感受历史的生动和鲜活

陈忠实

一瞬，便陡生向往，如若能徜徉其中，或倚坐在某株紫荆花树下，当会进入怎样一种陶醉的怡然……这里有几株古树，远远超出了我对一般意义上的古树的概念，几乎是令我我不敢相信的远古之树。树龄在一千余年的古树，有周至县厚畛子的云杉；长安区酒务头村的一株柏树，相传唐王李世民狩猎回程途中在此柏树下歇息饮酒；传说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征战途中曾经拴马休憩的银杏树，依然蓬勃在长安区的百塔寺内；临潼区华清池里的两株皂荚树，相传为唐明皇和杨贵妃合伙栽植，且跪倒树下对天盟誓，诗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尽管后来的悲剧令人嘘叹，这两株皂荚树却成并蒂；相传隐居辋川的王维所植的银杏树，和他的诗歌一样生命持久，被历朝历代以至今天的文人墨客前往观瞻；周至县厚畛子镇八斗河村的一株号称玉兰王的玉兰树，曾任周至县尉的白居易拜观之后赋诗以抒怀；临潼区晏寨乡胡小学院内一株树龄有2300余年的古槐，更有刘邦鸿门宴上落荒而逃得此古槐遮掩的神奇传说；这些古树中树龄最大的一株是银杏树，已过2600余年，相传是老子在楼观台传经布道时亲手所植。我

我家的有机虫——惬意崇明岛

任雪蕊

来崇明总有故事，而且次次都出乎意料。夏天一过，我们就来崇明开窗吹霉。一进家门，就看见满地的小黑点，两个近视眼，以为地砖长霉了，凑近了仔细看，那些小黑点，好像不是霉点。哎呦，那会是什么？心里开始长毛。追着小黑点一路往里走，厨房、卫生间直到卧室，越往里，黑点越多。我的妈啊，满地满墙都是小黑虫。我从没见过这阵势，浑身猛起鸡皮疙瘩！原来，是有机绿豆趁着屋里无人大肆生育女了！暑假来崇明，邻居老杨送我不少她自己种的绿豆。老杨是安徽来崇明打工的农民，在小区周围种了不少自家吃的蔬菜、黄豆绿豆和乌豆，都是不用化肥的有机作物。很宝贝这些绿豆，没吃完的，我都留在了崇明。怕长霉，我还专门把它们摊开在竹编腰盘里，小心摆放在房间的桌上。

这个夏天，老天保佑，屋里无霉，干净清爽，不料有机绿豆虫横空出世，跟人干上了。同样是绿豆，超市买来塞在抽屉里安然无事。举目遥看，屋顶、墙壁、床底下、窗帘上，就连悬在半空中的灯罩也不能幸免。都这种时候了，老伯伯还不忘说他那些没用的风凉话：“吃有机绿豆长大的虫，有机又干净，很营养的！”

紧闭陀佛，我除了杀虫，还有其他选择吗？阿弥陀门，满屋喷洒杀虫剂，恶狠狠的，直到杀虫剂被喷个精光。

老伯伯提着吸尘器一路追杀，活虫死虫，管它是有有机绿豆虫，还是被杀虫剂弄晕的蚊子，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猛吸。我用滴露浸泡过的拖把，跟在老伯伯的吸尘器后面打扫战场。世事难料。吃有机绿豆长大的小虫十分顽强，人虫大战的艰难度和持久性，超出了我们的预想。一番奋战，角角落落都扫荡了一遍。

跟有机小黑虫的战争算是结束了。我关窗开空调，拉动窗帘哗啦一声，卷帘上方探出一只大壁虎，有拇指指那么大。那是一只终日饱餐有机绿豆虫的壁虎。它回过回头来朝我凝视，粗壮的身体一动不动。我跟壁虎大眼对小眼相看无语好几秒钟，服了软：“阿弥陀佛，壁虎大爷，很抱歉掠走了你的美食，同在屋檐下，我愿意从此友好，你万万不要下山！”壁虎继续沉着冷静，作为人，我经受不了住一只虫那么专注的凝视，浑身发麻，从卧室逃窜到厨房。老伯伯洗着碗，幸灾乐祸：“这是一只聪明的有机壁虎，它知道幸福在何处，住我们家，有吃不完的有机美食。”无语望苍天！



在列举这些古树的时候，除了这些不同树种的独特魅力，还在于弥漫在这些古树树干上绿叶上和花朵上的神秘神奇的传说，这些传说令人着迷，而不介意其可靠性，似乎这样古老的树下，本就应该发生不同凡响的故事；有了这些传奇故事，更见此树的古。我甚为感慨的是王维在辋川所植的银杏树和白居易观赏过的玉兰王，却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王维因亲植银杏树而把自己的别墅题为“文杏馆”，且赋五绝一首；白居易在观赏玉兰王时也诗兴波涌，吟成七绝：紫粉笔含尖火焰，红脂胭脂小莲花。芳情相思知多少，恼得山僧悔出家。诗人白居易观花触发的情思真是难得估计有“多少”，却以己推人把山僧调侃一回。无论传说，无论王维、白居易的诗证，都让这些一千两千多年的古树平添了神奇和浪漫，给观赏者以无限的美好想象，反嚼不尽。

观赏这些古树，让我很自然地生发悠远的历史性慨叹。墨写的史书难免虫蛀纸朽，而这些古树主干和绿叶以及鲜花上所彰显的中国历史，却是活生生的生动。王朝更迭，人世沧桑，却有这些远至两千多年前的古树依然蓬勃，让今人在一干一枝叶一叶一花上领略且感知一缕历史的生动和鲜活，这是老的和新的教科书上都难

这是一张老照片，很出名。照片上，一群意气风发的美专学生与他们的老师，或坐或站，轻松地注视着镜头，而中间那个女模特儿侧转脸颊，刻意避免让人看见她年轻的脸庞。这张照片成为后人描述近代史上著名的“模特儿事件”的最佳映像。大概没有一张照片，如此集中地涵盖了那个时代多样的面相，既表现了新文化运动后上海社会文化的变迁，又反映了上海美专师生特立独行的个性。

照片中的这些人，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17届西画系的师生和模特儿，时间是1935年底。

上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曾以这张照片为主线拍摄过一部纪录片。为寻找线索，编导人员曾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美专档案，寻访当事人，千方百计考证出这张照片拍

得感知的体验。看着那些古树枝干上缀着的红绸条儿，当属青春男女的心的情结，寄托且誓示着他们的爱情，像古树一样久远不枯，又给这些古树继续蓬勃下去以情感的滋润。看着一株一株百年千年的诸种古树，我当即想起了我家隔壁门前的一棵古槐，大约有三搂抱粗，庞大的树冠下是一大片树荫，成为夏日酷暑里乡党歌凉闲诨话的聚集之地。这棵古槐已经空心，我和小伙伴常常在下雨时躲进空心的槐树里避雨。在我读书到初中三年级，周六回家时，未进家门便发现古槐树没有了，顿然感觉到一种巨大的空缺。后来得知，村子里刚刚建成不久的供全村人吃饭的大食堂，挖了这棵古槐，破碎了树干和树枝，晒干后当作烧饭的木柴烧掉了。一棵起码和村子的历史一样久远的古槐化作灰烬消失了，初见时的门外的巨大空缺，随之便铸成心理感受上无法弥补的空缺。在我看着这些古树照片的时候，尤其是那几株古槐，似乎心理的那种隐存了几十年的空缺得到了弥补，重新感知到那古槐浓荫之下的逸趣。我便对这些古树的守护者顿生敬意。



摄的背景。找到档案，这张照片印制在上海美专第17届西画系毕业生纪念册上。第17届学生毕业于1936年1月，按记录片解说词：“美专的学生，学制为三年，如果是1936年毕业的，第17届西画系学生的在校时间就应是1933至1936年。因此这张照片可能是他们在1933至1935年之间的某一个冬天拍下的。”担任过美专教务长的谢海燕的夫人张嘉言回忆，谢海燕告诉过她，这张照片拍摄于1935年。

事实上谢海燕的回忆是准确的。美专学生的学制一般为三年，但也不尽然，根据各科系课程有所变化，有正科，有选科，也有短期进修的，时间上有三年，

应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开始接触到《收获》，那时候正读初中，文化大革命。假期去北京，偌大一个四合院，只有祖父，大伯母，大嫂，还有个五六岁的小侄女。其他的人都下乡了，或者知青或者干校。我照例到处找书看，除了胡乱看书还能干什么呢。其实要说看书，南京家里的书更多，先是被造反派没收了，后来又退还，父亲不让看，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偷看。

北京的家里不会拦着我看书，在电视机下面柜子里，我发现有一大叠《收获》。为什么如获至宝，现在也想不明白，反正到手便乱翻。印象最深的是长篇《迎春花》，中篇《辛俊地》，长诗《丁佑君》。为什么记住这几篇，也说不清楚，只记得当时喜欢，因为喜欢，看了就能记住。

很快我的注意力都被外国小说吸引了，美国作家法国作家俄国作家，有太多更好的作品可以看。事实上，以后的十多年，《收获》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年轻人总是容易狂妄，到八十年代初，我开始学习写小说，所谓写，也就是凑凑文学的热闹。我对当时的中国文学作品基本不看，虽然开始写作，却一点也没想过真会当作家。读本科读研究生，看了很多书，也写了不少小说，对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一直稀里糊涂。

我自以为是地向很多省级刊物投稿，或许父亲在《雨花》编辑部的关系，或许写的大都是短篇，差不多所有省级文学刊物都投过稿，也都退过稿。《收获》太厚重了，我以为它只发中篇和长篇。渐渐地，退稿习以为常，1985年8月，写完《五月的黄昏》，这已是我的第三个中篇，

医患关系者，医生与患者之关系也。医生是以“为人治病”为业的人，患者是生了病的人，人生病了要医生治。医患关系本来就这么简单。可是这事在如今的中国却出了问题。病人不愿意去小医院，病无论轻重、一律往大医院里挤，弄得各大医院门庭若市。一位医生半天要看几十位病人，哪里有时间，只好问病、开方、走人。病人既不满医生看病得“快”又不满自己等得“久”。在大医院看病，医生自然要查清楚才能对症下药。听诊器可以听一听，但不管水平多高，心肌梗塞是听不出来的；肚子可以摸一摸，但早期的癌症是摸不出来的。于是就要做各种检查，偏偏这些大型的检查设备、许多化验的

感恩《收获》

叶兆言

《五月的黄昏》在一家刊物压了整整一年，因为没很快退回，一直觉得有可能发表出来。我注意着报纸上的广告目录，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经历了一连串的退稿，文学信心大打折扣，我再也不是那个狂妄无知的文学青年，受周围人影响，对当代文坛不再陌生，对《收获》在当代文坛上的显赫地位也有所了解，因此《钟山》杂志的编辑沈乔生拔刀相助，帮忙将《五月的黄昏》推荐给肖元敏时，我几乎不敢抱任何希望。

没想到很快有了回应，没想到这中篇完稿将近两年之际，会在《收获》上发表。我无法描述当时的激动，这真是太意外。我的好运气开始了，从此成为《收获》的作者，成为它庞大阵容中一名成员。记得有次记者采访，问起与《收获》的关系，我竟然一时语塞，从何说起呢，有太多的话可以说，有太多的感激想表达。

首先要感谢责任编辑肖元敏，当然还要感谢主编李小林。过去这么多年，《收获》是我发表作品最多的刊物，它是我的福地，是我生命中的贵刊。《收获》总会让我有种家一样的亲切，过分套近乎或许不妥，说肖元敏和李小林对我非常关照，说程永新是自己的好哥们，说认识和熟悉很多编辑部同仁，绝对不是虚言。很显然，每个作家心目中都会有一两个非常重要的刊物，对我来说很简单，《收获》就是。

《收获》不仅让我走向成功，更重要的是让人在迷惘时，在需要给力的时候，重拾文学信心，它一直在鼓励、鞭策，这也是我必须对它充满感恩的重要原因。

医患关系理应和谐

杨秉辉

试药要靠进口，价格自然不菲。吃药不吃吃饭，粗茶淡饭过得去，但生病吃药自然要挑好的吃。又偏偏这些“好药”，那洋人有“知识产权”，他便宜卖给你，你自己又不能做，于是乎便又生出个“看病贵”的问题来。出点钱毛病看好倒也罢，但是却也常常不容易看好，或者不“断根”。买东西质量不好可以退货，病看不好却也要付钱，也难怪病人“窝火”。

当然医生方面也有问题，个别的医德不良者或许是的，一如各行各业一样，不过因为涉及治病救人，更易令人愤然。以我之见，医生们的健康问题较为普遍的是重视治病的科学性，而缺少了些对于病人的心理状况的了解和安

慰。一位病人投诉，说看病时医生看也没看她一眼，她话还没说完，医生已经把“方子”开出来了。主管部门请这位医生过来一问，果然如此。医生说：她做过胃镜，确诊胃溃疡无疑。言下之意是胃里面也看过了，这人看不看也就无所谓了。开的药是“质子泵抑制剂，H2受体阻滞剂，全世界公认的治胃溃疡良药……”

行政部门考核医生又要看他能不能写出高水平论文。所以当医生在努力探索病人的病因、病理、细菌、病毒时，忽视了病人的心理需求。医生固然应该在医理上精益求精，也应该在服务上多下功夫。医患关系的和谐是需要全社会支持的。



校校长杨白民携夫人女儿前来参观，看到那些赤裸裸的人体画大感失色，斥责刘海粟“真艺术叛徒也，亦教育界之蠹贼也”！刘海粟“艺术叛徒”的称号即来源于此。

1925年，刘海粟的学生饶桂举在江西南昌举办个人画展，内有几张人体画，引起当地官府查禁。刘海粟出面为学生辩护，又引起上海官府和军阀孙传芳的强烈干预，最终引发轰动一时的模特儿事件，在官府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人体写生课程暂时偃旗息鼓。

时隔多年，老师、同学们与模特儿和谐相处，彼时上海的社会人文环境之宽松可想而知。遗憾的是，那张合影中的那位模特儿，却始终没有人说得清楚她的一丝情况。

“旅行写生”最为人乐道，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上海美专春秋

上海美专春秋